嘉慶松江府志

拾遺志

前志之例於末卷各立遺事一門書品詩評頗資談助齊諧諾臯未免闌入律以掌故似不當詳玆編所載皆前門未經附入及成書後別有來輯者略依門目彙爲拾遺其中典章制度而外嘉言懿行人物爲多用前志之例而稍別之者恐書之不勝其書也志

拾遺

歷代帝王之書見於前志者宋高宗批答辭免刑部侍郎衞膚敏詔俱大字手書王逢題詔後曰皇覽題手詔於

昭日月朗大禹舍皋陶欽恤義誰廣巍巍白雲司濯濯
金莖掌孝宗賜錢直臣雲漢昭回之閣在春宮時書從
直臣以歸靜安寺元文宗書奎章閣碑藏太史楊瑀家
王逢題碑後云先皇龍鳳姿談笑夷內難萬方賀清寧
人文劃昭煥奎章崇延閣天藻發宸翰字畫擬庖犧贊
詠缺姬旦璇霄麗日月華露濯河漢流腴蓬萊池垂耀
鳷鵲觀今王廣舊制碑本無點竄璽封賜臣瑀是豈耳
目玩爲爾忠義心可與金石貫蟲蛇滐禹穴蟬蚋飛隋
汗寶藏風塵外永夜卿雲爛相逢感白頭展卷復三歎
游倏懷故淵老驥戀餘棧誰昔侍經筵流連亡筆諫又

御書山房二字賜楊璵明太祖有賜朱芾詩宣宗賜沈度沈粲詩賜徐樞詩世宗賜徐階二劄賜和孫承恩瑞雪詩莊烈帝賜董象恆手書楹帖十字

疆域志拾遺

元史地理志每行中書省下爲路若干屬府若干府若干蓋元時府有隷路不隷路之分故以屬別之江浙等處行省爲路三十府一州二府一者卽松江府州二者爲江陰鉛山據此則松江府元時巳不隷嘉興路徐碩撰至元嘉禾志在前故嘉興路下有松江府

泰定改元府治春帖云官清瑩徹三江水民樂和薰兩縣

春或云如何不見府明年罷府立都水庸田司使郭志

裏南城巷在集賢坊北外南城巷在集賢坊南顧志載縣城廢不可攷惟此二巷猶以城稱

山川志拾遺

大淸一統志茶山在上海縣東南大海中海防攷云山在南跪巡司界浙江之海鹽定海諸山相連絡今攷其地當與馬蹟花鳥諸山竝非府境所轄

湖淛之水皆發源蘇之太湖故毎風自西北來則水患暴溢治水者惟濬吳松江入海濬白茅以入大江太湖之勢分則松無水患夏忠靖公嘗試之矣正德辛巳冬季

司空充嗣復濬二水動三郡之衆費巨萬當時頗有誚
者今十餘年雖雨浹旬而無大患皆其力也司空四川
內江人澱故滬
通海易塞海難請君反復思兩端兩暘衍愆期致撈乾此與
時政湜相干人力回天亦艮艱惟是築提護圩田此策
若舉人心安單舸寡從相周旋東西偏閱陌與阡佚道
使民省笞鞭低者增築令高堅破者補淤令完全可以
蓄洩防未然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議論非腐酸前元
特設水監官仁發姓任號月山此老水利亦精專今君
奇胸萬卷蟠取用不竭如淵泉縱橫曲直珠走盤但厚

民力毋傷殘眼前活法人所便古人陳迹亦踏筌吾君吾相聖且賢將舉廢墜起跛偏和氣充塞位兩間堯水湯旱非所患側聞西潭過高軒移時不出吏候門方且索我詩稿看感君西臺詹歲寒不惜千里披心肝此西潭陳公章寄祁水部詩也宏治甲寅工部徐侍郎貫治水江南議開白茅港洩水于海時西潭貳瑞州聞而寄之錄補一說泚按 述

山東未息馬山西倚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茅河海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鑿土如鑿山河邊死者誰收骨白茅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城通將軍

不待驅鬼工平地遂作魚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亭
盧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爲白茅鬼盧之
德河之水千古萬古流無已此淸江貝公瓊贈盧彥忠
白茅歌也彥忠廣陵人元末年爲華亭丞淞故
靈樞歲露篇月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抱朴
子海濤噓吸隨月消長潮者據朝來也汐者據夕至也
月之精生水故月盛則潮大從其類也甲日乙夜日月
差互月差十三度有奇日差遲月故濤不及期一晦一
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載盈載虛一春一秋再漲再縮
蓋天動地應約爲差率十二度一寒一暑後歲期是故

日至之期建子午寒暑之大建丑未月周之期極朔望潮汐之期極朏魄凡潮汐之期也一日之期期日中在陰日加子在陽日臨午盈虛之期也一月之期期月極在陽期於朔在陰期於晦漲濤之期也一歲之期期河漢在陽期析木在陰期大梁顧炎武日知錄引白居易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自是北人未諳潮信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三刻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爲午午潮降而爲子以後半月復然故大月之潮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

亦無三十囘也吾邑潮候吳松江口最早黃浦次之郡
城又次之郡城與杭州同潮水所入遠近同也先時潮
汐由吳松口入朔望以子午爲信自李家洪之決海內
徙遂早數晷向來大汛並無潮頭近五六年來愈南愈
大繫纜不謹每有傾覆之患故潮候尤不可不知攷宋
元以來潮候嘗官榜於亭以便行旅舊志向未備載今
特補錄便推測焉上海志

吳松江潮候

初一辰戌末　初二巳亥正　初三巳亥末　初四午子初

初五子午正　初六子午末　初七丑未初　初八丑未正

初九寅申初　初十寅申正　十一寅申末　十二卯酉正
十三卯酉末　十四辰戌初　十五辰戌正　十六辰戌末
十七巳亥初　十八巳亥末　十九子午初　二十子午正
二十一子午末　二十二丑未初　二十三丑未正　二十四寅申初
二十五寅申正　二十六寅申末　二十七卯酉正　二十八卯酉末
二十九辰戌初　三十辰戌正

黃浦潮候

初一巳亥正　初二巳亥末　初三子午初　初四子午正
初五子午末　初六丑未正　初七丑未末　初八寅申正
初九寅申末　初十卯酉正　十一卯酉末　十二辰戌正

十三 辰戌末	十四 巳亥初	十五 巳亥正	十六 巳亥末
十七 子午初	十八 子午正	十九 子午末	二十 丑未初
二十一 丑未正	二十二 丑未末	二十三 寅申正	二十四 寅申末
二十五 卯酉初	二十六 卯酉正	二十七 卯酉末	二十八 辰戌初
二十九 辰戌末	三十 辰戌末		

黃浦潮候分四時表 吳松江潮候準此早三刻可以類推表中但列十二時初正末而不列刻數蓋潮水從東北來東北風大則潮早西南風大則潮遲是又不可以刻分泥也

	春秋	夏	冬
初一 十六	巳正 亥初 大	巳初 戌末 大	巳正 戌末 大
初二 十七	巳末 亥正 大	巳末 亥初 大	巳末 亥初 大

初三　十八	午初　亥末　大	午初　亥末　大	午初　亥正　大
初四　十九	午正　子初　大	午末　子初　大	午正　亥末　大
初五　二十	午末　子正　下岸	午末　子正　下岸	午末　子初　下岸
初六　二十一	未初　子末　漸小	未初　子末　小	未正　子末　漸小
初七　二十二	未正　丑初　漸小	未正　丑初　小	未末　丑初　小
初八　二十三	未末　丑末　漸小	未末　丑正　小	申初　丑末　小
初九　二十四	申正　寅初　小	申初　酉末　小	申正　寅初　小
初十　二十五	寅末　申末　交澤	寅初　申正　交澤	寅末　申末　交澤
十一　二十六	卯初　酉初　起水	寅末　申末　起水	卯初　酉初　起水
十二　二十七	卯末　酉末　漸大	卯初　酉初　漸大	卯末　酉正　漸大

十三 二十八	辰初酉末漸大	卯末酉正漸大	辰初酉末漸大
十四 二十九	辰末戌正漸大	辰初酉末漸大	辰末戌初漸大
十五 三十	巳初戌末大	辰末戌初大	巳末戌正漸大

徐光啓農政全書潮候訣午未未申申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半月一遭輪夜潮相對起仔細與君論十三二十七名曰起水是爲大汛各七日二十初五名曰下岸是爲小汛亦各七日諺云初一月半午時潮又云初五二十夜岸潮天亮白遙遙又云下岸三潮登大汛凡天道久晴水亦不長諺云晴乾無大汛雨落無小汛

唐陸南金治鄞築隄爲湖未知州李彝庚葺爲六梁四牐治平中立祠湖上之青山賜號嘉澤廟追封南金爲孚佑侯彝庚爲惠應侯寮志

明成化中巡撫畢公亨議築海塘以砥水勢凡江浙沿海隄塘皆吳南崖韶策也中丞欲題授一官南崖固辭不受正德己巳積雨旬日百川橫潰瀕海皆成巨浸塘外水勢甚下爲塘所域不得出南崖議開塘數處暫寫暴水以活沿海之民寓書太守翁公浬後附一詩云怪雨顛風苦不休怒濤進陸海雲浮萬家瓦屋皆沈竈何處弦歌獨倚樓肉食可無謀國意布衣徒切爲時憂生平許國心常在白髮平添此夜愁翁以中二聯爲含譏刺遂寢其策後接同年周給事書知寧紹二府以暫開海岸小民得生翁甚悔之金山志

嘉靖閒松江水利通判許贊通道經吳松江口見人聚觀一古墓浮動許令一吏至墓旁讀石刻云易卜吉龜卜凶五百年後水來衝松江水利許贊通扶我過橋東許遂爲移葬五茸志逸

吳松久湮童謠云要開吳松江須等海龍王人謂其工難成隆慶中巡撫海公議開濬時董其事者蘇州推官龍宗武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也兩月不雨遂奏功又有得一龍江水通之讖蓋指嘉定龍遵敘也郭志

隆慶初開吳松江久無功及海忠介至吏請爲行署於江之北岸公素儉樸而命擇所居務深邃人卒不解詰旦

略出巡視卽召二千戸一主簿入數其不職斬之席槀
埋廳事後萬衆駭愕并力疏鑿閱月而畢而三人故無
恙發其所埋悉是大豕人以是服公權郭志
治河莫難於運土許公濬河時造舟募工擇無業荒灘棄
之每舟給與印票書所載土及傭直之數運畢驗票給
直故河旁無留土久而通利其灘積高燧以葬無主之
喪超果寺兩廊旅櫬累百一旦肅空父老至今能言之

建置志拾遺

明歸有光松江新建行省頌其文載集中略曰近者朝廷
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

司圻甸自此始嘉靖間翁侯貫來涖任適上海有倭寇之警公敭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華亭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以今考之疑即上海都憲行臺也歸震川集

海鹽縣志載顧相公廟在雅山東麓神爲松江上海人有伏虎之異因塑一虎於案旁最著靈驗香火特盛門外兩抄樸樹大數抱不知何年物九山逸事

明時二十保吳家衖地方有虎患張某力擒之人情始安歿後里人思其德爲之立廟稱張相公殿香火極盛廟中幷設一虎焉上海志

魏璫盛時松郡諸生周宏璧建祠白龍潭北乞陳繼儒爲文繼儒曰公等爲魏公建祠蓋欲得其歡心也魏公雖功業蓋世要其心性不離內相所喜者達官貴人耳若以布衣從事彼且以爲輕之怫然怒矣無論老夫不可卽如董思白一代文人官亦不小然屏居林下在魏公視之不過一冠帶山人耳君亟於在朝卿相中擇魏公所厚者而請之庶博解頤不負盛舉宏璧大喜曰非先生幾誤乃專人謁徵君有詞思白賴之南吳舊話

方正學祠有董宗伯陳徵君碑記載遺孤事甚詳橫雲山人集中以爲正學絕無後未知所據然考謝文肅鐸詩

云欲向西風酹一尊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曰海上村曰孫枝一葉則正學當有遺孤在松此詩在未歸宗以前似非僞撰吾學編弇州集幽奇錄竝載其事遜志齋筆記

明華亭訓導邵繼稷號五泉富陽人祀名宦祠康熙十八年其曾孫嘉來督學政出已貲買婁縣田十畝畀華亭學宮供歲時祭祀後漸沒其入祀遂廢雍正中所置田析入金山學宮與華亭遞登其入祀輟如故春秋祇奉行編祭而已嘉慶元年教諭王芑孫求得嘉所刻石爲

文以祀三年與金山訓導方玉垣各以租入羨餘飾木主新祠宇芑孫有記

田賦志拾遺

吳任臣十國春秋吳越忠懿王世家內載眞乾祐二年募民能墾荒田者勿取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遺丁以增賦俶杖之國門又置營田卒數千人於松江闢土而耕元注一云吳越時開墾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錢不過數十文按宋高宗時知揚州晁公武言吳越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此可知穀賦之由又按吳越每身錢三百六十是丁錢又數重矣未審孰是

江景防字獎臣常山人事忠懿王官侍御史當五代時吳越以一隅捍四方費用無藝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

稅恐加故額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恆仍舊籍以爲斷

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從嘗上圖籍歎曰民苦苛斂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無已時也吾寧以身任之遂沈圖籍於河詣闕自劾所㠯亡失狀太宗大怒欲誅之已而謫沁水尉屏居田里卒未幾太宗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舊率畝稅五斗永更定爲一斗其減稅之由人謂實兆端於景防沈籍云十國春秋

宋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丁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及秀州華亭月椿錢

元下沙瞿霆發嘗爲兩浙運使延祐中括民田其家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餘頃幷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之家無出其右又宋兵部侍郎休寧金安節嘗提刑浙江其後蕃蘇昆弟寓居漢成至貲雄於鄉人呼爲甪里金孝子子安即甪里派也陳志

明洪武乙丑丙寅丁卯江南水旱三年無收松江尤甚飢民至食其子而官府徵糧不已百姓作詩傷時事云慚爲乞丐恥踰牆難過迢迢白日長不免齎妻傷大義且先烹子療飢腸滿鑪火煮心肝熱一釜湯煎骨肉香寄語肥甘當道者此時焉可復徵糧郭志

陳秀汴梁人避紅巾亂徙居華亭三界址太祖召諸糧頭入見秀手足胼胝呼爲好百姓給帖一道內云有此帖者是我良民秀運糧至京居停張氏有女端重秀每抱之贈以刷絲布女後選爲仁宗后每問秀運糧來平輒賜酒食正統閒里中建石梁秀方擊鼓集衆適有官長乘船至召秀問曰此處田地俱荒何故秀答曰田有官田民田民田五升起糧官田一石一斗起至九斗七斗五斗止太祖罪吳民不早歸順故以租額作糧額民俱遠竄若得減糧額便可招集流民官長頷之令至察院具呈恭卽周文襄也減糧實自此始郭志

永樂中松江大水朝廷命通政使趙居任治水嘗登超果寺橋令居民插茭蘆水田中曰望青亦可也民不悟從之後皆據以起稅故有白水徵糧趙通政之謠郭志

任勉之歿未葬里長張綝編其子宏爲本縣養馬夫教授張公知之言於太守上虞葉公晃葉歎曰有是乎即令歸治喪不須復入退而大書揭之通衢云今後均徭故官子孫一例優免任氏子孫至今能誦之郭志

高南不爲諸生不得志入成均晚得鴻臚屬官非其好也退而爲澤於鄉姻族閭黨多倚其恩爲施之後連遭災祲倡議設粥全活無算徐文司爲首揆欲更定賦法以

甦民困公請創立官甲金錢漕粟皆令自輸而後里中止督民戸不復以擔糾逋賦為累至今便之

顧文僖雜記曰周文襄巡撫江南日濟農倉米歲常有二十餘萬遇水旱輒奏請免糧以此補之民不知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又每歲正月十五夜更有文書來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賸數今還與百姓食用種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放米每戸率二石雖云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先祖常言吾家一次領黃豆六石後升合不曾追也又曰濟農倉積米之多近日士大夫多不信予所記二事明之成化戊戌歲諸廒皆滿餘米無可

著處以七萬石寄積於水次西倉先君可閒公以老人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閒蓋所積既多挨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此事余所目見嘉靖甲申操江伍松月都憲巡歷至松感舊賦詩有米粟陳陳歲四億之句余見而問之曰詩舉成數其實三十七萬幾千石蓋公常以常州推官承檄盤倉見此間今空乏之故作此詩也余所見今四十有七年日月頗遠伍公盤糧在宏治壬戌方二十三年耳此言如質之伍公亦弗信也郭志

神宗時均糧之議倡於徐侍御宗魯時巡撫林潤與徐交

契到松詢地方疾苦徐出一帖示之曰均糧挑議緣兩時官田民田賦額懸殊而巨室置產非五升糧田不售失業者多田去賦存逃亡四散里甲派賠名曰絕田滋害非小林欲行其議一時阻撓棘手乃上書江陵相國力陳利病江陵復札許以國法懲治議乃得行宿弊盡革金山志

吾鄉在禹貢揚州之域田稱下下今乃賦居上上宜乎民窮極矣然天下之稱殷庶者猶首推焉雖曰習俗相沿亦地力之所出也意者芟荒懇蕪非復三代以前之舊乎就吾郡一府之田論之華婁青邑畝收三四鍾皆石

外起租其至一石五六斗者比比獨上海上田不過石一二斗次則八九斗下至六斗起租耳崇禎中華青美田每畝價值十餘兩上海田美者每畝價值三四五兩縉紳富室最多不過數千畝無賤價之田亦無盈萬之產也順治初米價騰踊人爭置產已賣之業加贖爭訟連界之田挽謀構陳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華青石五六田每畝價十五六兩上海六七斗田每畝價值三四兩不等田產之貴至此極矣厥後米價漸平賦役日重田價漸減迨至康熙元二三年間石米至五六錢而差役四出一僉賦長立刻破家里中小戶

有田三畝五畝者役及毫釐中人之產化爲烏有狡書貪吏朋比作奸啚蠹虎差追呼絡繹覩南畝如畏途相率以有田爲戒矣往往空書契劵求送縉紳力拒堅卻并歸大戶若將浼焉不得已委而去之逃避他鄉者中產不值一文最美之業每畝所值不過三錢五錢而已自均田均賦之法行而民心大定然而穀賤傷農流離初復無暇問產于是有心計之家乘機廣收遂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亦田產之一變也是時數年之間豐歉不一米價亦不大昂然賦役大非昔比故惟多田者多藏夫物盛而衰固其理也

昔人謂米價太昂則食于人者困米價太賤則食人者困惟田價亦然低昂貴賤之閒於民命有深係焉者矣可不加之意哉閱世編

荒年減價糶米其名甚美然在官有穀則可若以此禁民則人人閉糶求減而反增苟苛求積粟之家則奸民生心貽地方之禍矣崇禎辛巳夏旱米三兩一石某孝廉議抑米價方公岳貢以爲然六月朔聚議城隍廟方公欲減至二兩姜中翰雲龍請姑減五錢方公不許出還署于是游手數千羣往毀姜室劫其貲方公素威嚴聞變而至民亦不復畏遽還府遣練兵楊某出擒搶奪者

衆共毆殺之乃集隷卒民壯分護獄囚倉庫薄暮姜氏之貲既盡知縣李茹春從數十人佩刀而出步行諭之始散去明日知縣復出西門封民間倉廒游猾復羣隨之又掠取民家陸姓米奸民至肆中輒曰官已減價爾何不賤賣遂皆罷市蜩沸者數日後訪首惡三四人撫軍檄令梟斬皆就獄中殺之不顯棄于市郭志

學校志拾遺

元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嘗奏崇學校正儒者戶籍免徭役後學宮皆像而祠之知府張之翰爲之贊其略曰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數十年間前輩少而後學多所在

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氓至於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戸籍免徭役學士高公奏陳之力也聞者孰不起敬至元癸巳之翰由翰林知松江見公遺像於廟學之西南隅時木版零落丹青黯淡殆不可復識乃命工繪而新之俾學者知公之有力於吾儒者若此歲時香火其可闕乎公河西人諱智耀官至翰林學士奉議大夫歷中外善政非一姑書大者爲之贊曰公生西夏遭際聖元力扶吾道名振中原致位內相垂裕後昆德日益彰身日益尊畫像雲開在泮之坤香火勿墜挨塵莫昏百千年兮不亡者存

王西亭給事修青浦志議云鄉賢之祀子孫仕宦素封皆濫舉其祖若父廁於其中若名德碩彥不獲舉者甚多在他郡邑雖或有冒濫未有若吾邑叢雜可恥之甚也五十年以來始自一二搢紳追崇其祖父嗣後富人咸營謀濫入纍纍若若似非此不足以申其孝思者遂至販夫賤品目不識丁之人皆攘袂而起摩肩而至爲可痛也蓋祀於鄉者以名德文章政績節孝爲重四者有其一二而後可以議舉若鄉里之善人不足以言德也風雲月露之文科舉抄撮之業不足以言學也出仕而但知壟斷朘削持祿養交或鄙穢封殖以肥家者不足

以言政也邂逅死於兵火運蹇終於洗淪修橋造廟隨例賑施不足以言節言義也今天下高官膴仕任人之擇處良田廣宅任人之買占科數名場任人之居奇而此冷淡之一席又必欲用勢用財以攘據之黌宮清閟之地顧爲藏垢納汙之區乎吾邑鄉賢自晉迄明應祀典者惟衛涇之名德曹應符之節義顧英之政績張時泰之文學數人爾其他不過文章博雅之士自明以降毋論已如夏禮張烈之政績張驗淩巖衞富益杜英發章夢賢章元澤張元澄顧從義之節義莊肅朱應祥曹宗儒之文學稽之郡縣學爾皆不得與焉與而非賢祇

增其辱賢而不與不損其賢也青浦志

唐開元中令天下州縣行鄉飲酒禮顧錫疇謂終綱目僅一見明洪武十六年頒鄉飲酒禮圖式萬歷三年以鄉飲賓多濫舉詔申飭提學官

國朝順治三年禮部頒行鄉飲禮圖式乾隆二年部議所舉人員開具事實履歷咨部備案二十五年部議直省鄉飲每年舉行二次於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禮茲攷前明所舉有楊世元沈仲謀林春朱同仁楊元道彭惠程艮性張元輔以上金山志董谷大董志學張掖張之象董賓大蔡軫蔡繕喬在修蔡臻瑞董嘉相

董羽翔郭允陞河何三昆喬[illegible]傑喬涇陸壁喬守義喬晨
顧允貞龔情顧從義倪淑陳[illegible]金琦黃一岳陸寅陸明
允朱永泰龔蕃春朱家聲邢[illegible]儒杜泰杜士　杜若芳
杜時中潘允達姚永豐以上上海志　張仲山何鎣曹慧潘寰
潘可賢黃崇道潘可教王佐[illegible]大章張延年李世允潘
廷揚張尚文陳一德葉家春[illegible]尚忠諸慎胡交文任文
熚楊學時諸從禮沈季文錢[illegible]周張邦燦諸人以上青浦志
國朝所舉者有王典徐爾鉉范[illegible]一張驊許駿張奐吳欽章
姚可權陸慶臻范纘王玉㵾[illegible]淇以上婁志楊際亨陸鏊沈
宏烈徐秉烈李蕃徐光祖沈[illegible]臣以上金山志顧瑞芝徐爾

路曹六韜曹六龍曹垂璨張永銓孫仕範劉浚之徐子瞻張尙文王學謨陸起鳳沈大至張亨朱紹謨唐姚端劉道深張之楨唐張尊王之傅蔡之笏何起泰沈璵陳煒陸瀛齡朱之淇以上上海志葉承謨王銘顧文英張士麟以上南匯志諸舜臣孫日隆孫琮胡方啓周復祖席本久施元亮吳紹夔瞿一淳任文炳潘袁暘胡九錫葉正暘吳遵聖唐承元李淑蔡天槎諸懋敏程士亨張鳳翺胡達孫琪諸宏謐諸人以上青浦志張廉憲仲謙松談記先達云鄉飲有不可輕與者三請不從公則高節以爲恥偶非其類則賢者以爲辱酒不成禮則大賓以爲慢眞名言

也

府學舊有射圃在學宮後明洪武三年知府林公慶始建十二年知府鄧處善增葺王搬有記宣德九年督賦主事李賢祐作觀德堂正統六年知府趙豫卽射圃作訓導宅復地以翕圃今廢俗謂驪布場驪土音讀若庫圃布音近也

華亭縣學射圃明洪武初知縣董原芳拓學東地建知縣周朗始創屋爲射位後知縣祝子憲朱直相繼修廣作觀德堂後圮十一年知縣蔣惠重修正統五年提學御史彭勗闢射圃於學東隙地宏治八年知縣劉琁復射圃於學之東錢惟善射圃記云聖天子龍飛之明年稽

古建學命立射圃學宮之旁華亭舊學燬於兵知縣董
侯原芳卽徐氏義塾爲縣學拓學東空地爲射圃按舊
志俱稱洪武三年知縣馮榮奉詔立學卽徐進義塾爲
之不云董原芳不知與記文何以異也
萬歷癸巳教授翁希賢請於府衛濬河重建文廟掘地得
聖像倒埋土中急禮而出之先是宏治閒衛學登第者
絕少幾八十年自後科第不絕金山衛志
上海義民朱錦重修學宮時萬歷十九年辛卯也
國朝順治辛卯朱岵思錦舉於鄉己亥中會元六十年閒
有兩朱錦而修學發科歲在辛卯其偶合與抑積善必

報後之朱其即前之朱歟上海志

國家壽考作人老更修典下至郡邑學宮多有年逾耄耋重逢入泮之年者百數十年紀載無考唯青浦王蘭泉少寇在籍家居重游泮水此外又有祁夢熊婁縣諸生李蒸桂心堂鈕鴻竝上海縣諸生金章青浦諸生嘉慶丁丑又有宋勉齋華亭縣學生年八十學院湯以藻毓者英額給之

武備志拾遺

吳石湖居北俞塘倭寇入犯時獨與七歲小蒼頭坐浩然

樓上讀書自若已而數倭闖入見壁間有所畜蜜蜂一房以刀擊之蜂擁其面倭驚仆草中已而羣倭皆共擊蜂蜂盡出螫倭面目臃腫俱相戒不敢犯以此浩然得獨存而東西五里餘俱免焚劫石湖有蜂園逐寇歌郭志

宋錦莊乾天民先生子也篤行長者當倭亂時舉家奔避公辭墓乃去又蹇於行被執賊握其手卷然知非常人求貨公指灰中積賊舁之得十箱驚喜過望至鹽鐵港與之羽箭囑曰遇我國人第語之曰古馬帝東則無害已而數遇賊語之果免歸置箭於門賊不敢入錦莊弟名坤其夫人唐氏讀書有智識將避寇義興遺羊豬數

頭雞冕倍之井置宿釀留網罟焉賊至擢從降人以酒無恙咸大喜乃割鮮膾魚而飲舉刀刻其堂西北柱作劍形長尺咫自是賊入堂中見柱上刻輒引去故宋氏兩居皆獲全或言刻柱者即徐海也南吳舊話

嘉靖乙卯七月倭犯周浦知府方廉遣諜毒賊巢中井死者千人丐者穆一郎與朱夫力也一郎以五色粉墨塗面漆身爲癘行乞賊中因盡知賊衆寡所在以聞於官又與朱夫懷毒夜納井中賊飲井水輒瞪目不能語士人通賊者告賊飲於河故中毒不甚深然亦多死焉又張二郎者善泅伏水中能十日不食並趫捷善走死地

甲寅應募詷賊數從水中鑿沈賊舟時偵其情形且斬倭首以獻予之銀牌不受勞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加以章服妻以妓女皆辭行乞如初後方守開府江南訪得之寺中伽藍祠下使領所犒金終笑不受與飲食欣然謝而去竟莫解其誰何人倭寇志略

嘉靖乙卯徵瓦氏兵至有司以蛇犬供軍中朱察卿詩有云幪前豎子金刀薄閫外將軍寶髻斜田父誅茅因縛犬乞兒眠草爲尋蛇郭志

顧可大去縣四五里而居當倭亂時驅數婦而前計欲脫之故持鋤舞弄倭棄婦而郤可大婦遂得逸而可大與

一少年則被執矣可大謂倭此年少有毋吾亦有妻子幸見捨作乞哀狀倭釋之可大卽國緡父後贈中憲大夫 五茸志逸

華錦上海人徐太史子充云幼時常識其人自言受胡少保命諜徐海事甚悉嘗是時有周賓書周述學者爲胡公謀遣使說徐海歸順而華錦往陰結其兩侍女令說海後海尋悔欲殺錦而錦以談笑利辯得脫 張鼐倭變志

順治初白腰黨餘賊劫掠鎮市沿巷郭中涯范來員平日仗義膽決結生死交及賊至鎮二一人率先捍禦身被重創發日來員死宗涯亦死里人哀之 金山志

康熙七年邑人兵部主事張宸疏言客兵之累請酌歸原
伍其畧曰我
朝經制綠旗官兵各有原守汛地自山寇海寇不時竊發
因而抽調各兵移緩就急乃事平後竟有遷延不歸者
夫久駐之兵當其初設必爲豫置營房與民隔別若暫
時徵調勢不得不出民房以居之奉壺飧以食之代其
樵牧供其使令謂事平即去暫勞永逸耳迨至日久暫
出之房竟久據矣暫進之食爲常供矣暫時之樵牧役
使且奴僕犬馬之矣頃臣假歸目擊江寧省會現兵止
二千五百餘名上海斗大一城反有三千餘名夫上海

外有吳松重兵內有提督重兵故順治十八年以前海賊甚熾之時從無客兵之累自江寧賊敗後督臣過慮調集諸兵謂之水師數年來優游城市未嘗登舟一試亦未經題明防汛何處毫無責成徒爲民累乞敕部行查盡數撤回仍不許拆毀民房沿途騷擾庶一兵有一兵之用而民亦不受冗兵之害上海志

職官表拾遺

唐文宗時進士曹朗授華亭令秩滿將歸買宅吳中見乾𦠆子

唐石幢在華亭縣前載大中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承奉郎錄事參軍李嵩權縣事李璵等名可補官之缺

朱顯忠如皐人元末嘗爲張士誠守松江丙午冬俞通海兵臨太倉崑山嘉定顯忠知天命有在以城降後守交州死節贈鎮國將軍見忠臣錄而統志則繫於揚州按舊志丙午松江知府王立中則所謂守松江者乃閫帥之寄也泚故述

名宦傳拾遺

宋顧琛字宏瑋吳郡人晉司空和之曾孫孝建元年拜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宜言於衆闓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

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廢帝即位復爲吳郡太守琛本郡人再爲郡守移其家於婁地陳志

唐孫發字百篇台州人初授華亭尉方干贈之以詩曰御題百首思縱橫半日工夫畢世名羽翼便從吟處出珠璣續向筆端生莫嫌黃綬官資少必料青雲道巷平才子風流復年少無愁高臥不公卿又贈百篇詩云聖代科名酬志業山川秀氣助神機榜頭入仕提雄筆阮瑀從軍著綵衣晝寢不知山積雪春游遙趁夜潮歸相思莫訝音書絕爲去猶須累日飛郭志

宋郎中楊修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曰月俸趺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劉逵夫字宜子，侯官人隱居北山崇寧中舉遺逸有司以逵夫應詔授松江簿司馬温公有送華亭劉主簿詩云執袂青門道蕭蕭馬欲東暮雲零落翠遠樹淺深紅楚澤吟聲裏吳山醉眼中相思杳何許野鶴唳高風見福州志

岳珂彰德人飛季子霖之子也嘉定間守嘉興有惠政循行華邑谷水村民數十人遇於途遮道問曰是何官長或告之岳姓村民曰是官姓希必我郡主也爭以酒食郊迎珂慰諭而遣之陳志

趙與訔字仲父秀安王五世孫寓籍歸安以父蔭調饒州司戶參軍除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淳祐十年知嘉興府知監稅華亭楊瑾之賢辟置幕下抄掌圍田事奸不能欺楊卒爲賢令有聲於時又從楊令之請留米五千石於華亭建置義倉萬民悅而思之歷官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招使卒於官子八人六曰孟頫禮部

侍郎劉振孫誄曰與當於時爲循吏於朝爲名臣於國爲信厚公族世以爲知言趙松雪集

單慶至元中爲嘉興府經歷延郡博士徐碩輯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當時松郡掌故賴其載入近日鈔本惜多譌脫云嘉興府志

至正十年詔免水渰長蕩無徵租額時知府某惑於曹屬之言持以助役可償不式君命又嘗閱安濟院所養鰥寡惸獨老癃之民黜汰孔多殍死幾盡一日知府升堂遽起如鬧面牆叉手跪若有責者亟輿入內卒郭志

瞿智字惠夫婁江人青龍鎮學教諭博學能詩畫蘭以書

法鉤勒入妙品累遷文學官攝紹興錄判[青浦志]

明文原吉官治書侍御史洪武二年巡按謝恕按治松江欺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稱冤者原吉等以聞太祖召數人廷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爲稱職今爾爲御史不能爲民理枉反陷民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邪於是盡釋其人命下恕吏原吉等賜綵幣有差[郭志]

擊壤歌民樂有賢令也姑緝麻婦紡花丁男在田女在家吏卒不下鄉官無橫科差老翁弄兒孫逐影向壁學東

鄰酒西鄰茶從朝至暮笑呀呀布穀昨夜鳴村村補桑麻不違農作時今年落秋早愛民如子縣令心無事擾民如此好夫插秧妻采桑農事已興蠶事忙大麥尋尋秀小麥葦葦長菜花半稀青間黃今年縣官好民害不下鄉田家得安業出入無驚惶日力豈敢嬉夜共燈燭光催了機上布便是囊中糧飢寒庶可免逋負亦可償不患心頭剜新肉只要眼前醫舊瘡此歌董頁史所作不知賢令謂誰然明初松之吏稱民亦可想滋故述

華亭丞俞仲巘志逸其名獨見於清江集之霜林說且曰仲巘早歲讀書積文有聲吳越間其去而家於九峯也

人且以其抑鬱無聊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爲況則知動
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所不能矣仲猷會稽人葢亦
因宦而居於松嘉故述
魏文靖驥司敎郡庠適袁忠徹至松郡守以下延問休咎
皆未答直下堂握公手曰二品貴人也壽至百歲公後
至南冢宰壽九十八嘉故述
李錦字在中咸寧人天順壬午鄉舉人太學爲邢祭酒議
所重令諸子受學所居僅蔽風雨至於屢空終無苟得
周先生嘗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
鄰人有之非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

孝也周歎曰在中可謂立身揚親者矣及任松江貳守職親戎牒嚴補成伍奸無所售卒於官貧不能舉喪僚友賻之乃得歸郭志

劉宇字志大鈞州人成化中知上海縣性剛毅才斷過人芟強鋤梗邑境咸肅稱爲神君陳志

隆慶壬申壽光張公燭知華亭縣各攬收頭餽羨金千餘循故例也公悉籍其數報於兩臺請補別稅額臺使旌之曰塵視千金今尚在公署退食堂郭志

海忠介瑞撫吳意在搏擊豪強而兵備蔡國熙承高新鄭意指首發難於徐文貞於是刁風特熾告訐無虛日或

投柳跖牒諷之海公殊自悔乃盡焚訟牒故老言此陸莊簡光祖筆也 告狀人柳跖告爲世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冢被惡來告發惡叉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挺身逃竄禁孤竹水米絕粟日夜痛加炮烙極刑偏厰首陽山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爲證切思武王至尊尙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上告

青浦元夕曹少張燈屠公隆在縣多惠政民頗康阜市始有燈公乘月出游時錢午江師周年八十四赴鄉飲入縣信步訪之錢留小酌口占云一入花封地珠燈燦玉樓偶逢仙令坐疑宿古揚州酒罷同行街衢良久而別青浦志

莆田鄭公維書令上海時廣立社學每出屏騶從閭市中蒙童讀書必詢以聽有訛字即令其師改正試之對偶有穎敏者命取紙筆賞之至今父老猶傳其事上海志

嘉靖至萬歷中歷宦吾郡長於詞翰者郡守則熊彰峯字剡沂東存德喻楓谷均許鯤齋維新莊赤雉毓慶郡丞靳兩城學顏馮少洲惟訥司理則黃翠巖洪崑吳悟齋時來陳楚石懋觀范岫雲守已令則華亭楊臚山瑞雲熊際華劍化上海鄭思齋維書青浦屠赤水隆王遂東思任郡博則程南樓鄉邑博則華亭陳貞亭師上海徐儆弦常吉而檀臨池者熊劉喻許楊王程及賈春容待

問郭志

劉本學郴州人以舉人任常州通判丙辰來署上海值倭寇猝至萬衆攻圍本學與士大夫合謀守禦出官帑二千金備犒賞人爭用命城賴以全陳志

郝守字子育宜賓人由鄉薦以州守任松江海防同知兩署邑篆一代覲一以入貲行甘勵苦節而和惠近人常偃竹刑幾不復用有新進諸生入謁偶見裏服有衣綻者曰吾為大夫不敢用乃貧儒服之邪松俗日奢而耗由此故耳後卒於官陳志

國朝

馬逢知之爲提督也恣行殺戮其婢妾小有過失以大桶立其中而倒置之房闥閒纍纍不一也飭郡人新其城而書保甲長姓氏於其上後以通海事發逮至京嚴訊之則答以郡百姓之意謂創新城迎新主其姓氏尙在可核也

世祖令滿洲大臣會同督撫驗之良然卽傳梁總鎭化鳳選兵三千於日暮屠城梁總鎭語知府郭公起鳳曰昔馬提鎭欲保甲長書姓名時曾以曉示懸諸四門今城中必有藏此者若訪而得之以呈督撫則事可解矣因徧傳城中有裝潢家篋內偶存此乃自縛銜刀具陳本

末而滿洲大臣猶未敢釋總制郎公力爭曰既有此示尚當面

聖候

旨豈宜擅殺因奏請得全當時大僚與仁賢太守固郡人所當尸祝者矣見闕麗記

王將軍永譽三韓世家也年二十七鎮松江性恬雅不尚勢燄喜詩能書恂恂如儒生每出行屏騶從僅一馬二卒遇者不知爲大將軍也古稱羊叔子輕裘緩帶周左率執筆賦詩將軍殆兼之矣在郡二年兵民安之蓴鄉贅筆

上海未設駐防游擊時有黃浦營都司黃某福建人事母至孝北門潘氏丙舍種梅數十株每花時必奉其母游賞數次母年八十餘黃躬自抱負登堂捧觴上壽向晚則策騎導輿而歸滬城備考

魏球令青邑解任時百姓哀留設餞脫鞾者盈市又築宅居之名曰青山棠院華亭人吳黃徧鈔衢巷縣亭聯額并收郡邑詩歌彙梓有去思棠口碑錄道情五更歌青浦志

會稽魯公超守郡九年創建書院接引後進風流文采士風爲之一變

朝廷知其能一歲再遷而去耀之者爲朱公雯字裔三雅善詩文案牘之暇不廢游覽與名流選勝載酒分韻賦詩蘇白遺風庶幾不墜（葉爾寬筆）

施鴻字則威侯官人青浦縣丞著史測如干卷嘗以部運至京師謁尚書王士正論南北朝事亹亹可聽士正雅器之（青浦志）

黃元塽海澄人康熙二年授華亭簿建衙署府南郎陶冰修棠溪舊宅嘗招盧茂才元目飲故元昌詩有回首棠溪往事賒春宵三徑一停車句（徽芳齋詩話）

萊陽趙聞仙崙康熙壬戌癸亥任江南學道松郡庠有

頌言一冊知府魯謙菴序曰松自奏銷罣誤減科舉及童子額數皆有勢力者得之單門寒畯率不得與公屏絕苞苴禁止竿牘歲科得士類皆孤仄稱學之士作爲詩歌以揚休美彙爲一冊付之梓人云今欲求原冊不可得見而太常五世孫明府曾攜有藏本出示因得想當年政績多士傾心幷以見其家裕後承先世澤久遠也松江詩鈔

婁令李遇陞豐城人康熙三十五年任嘗以詩課士題爲雨中春樹萬人家取朱霞第一府學則張析王湛華亭則衞錫瓚韓應昌婁則張文授王柱朱楝劉鼎金山

衛則王鈖諸人因刻婁江詩課其留心風雅如此松江詩鈔

熊會玢字公玉以武學生入粟爲上海尉府吏有事於縣狎尉而倨會玢怒笞三十吏訴府府以爲癲會奉檄禽松江盜攔江網者巡道王雲銘約游擊某用兵會玢曰不須兵挾兩役直入盜藪呼曰熊少公來盜數百環弓矢待會玢獵纓坐唶曰汝等猶夢夢邪昨巡道欲勦汝無噍類尉雖微官慈不忍不教而殺故來曉譬汝肯以一巨魁從我者我代求輕法餘取一改過者結狀了事何如皆泣下曰惟命次日牽攔江網入城王與游擊大奇之共薦署丹陽尉後累官至徐州府知府袁太史文集

選舉表拾遺

吳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黃武七年曹休舉衆入皖權假遜黃鉞爲大都督親執鞭以見之陸機爲遜銘曰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郭志

唐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試明水賦御溝柳詩得韓愈歐陽詹賈稜陳羽等同榜皆天下儁傑之士號龍虎榜陳元

宋鄭聞游學華亭與錢良臣同舍紹興閒魁南省後與錢竝參大政嘗題名於學之達材齋後人以碧紗籠之爲

一時盛事陳志

明永樂十八年特選人材十三人並授方面而華亭七人馬麟周恂孫璩奚景周江淵皆布政使吳衡陸勉皆參政相傳成祖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偏身生鱗明日引見數既合而麟其首名大悅故有是命顧志

衛文節公涇本華亭人生於蕭塘後以崑山貫及第宋時華亭學有狀元坊爲涇立也景泰間知府葉冕爲重建於豐樂橋下題其柱曰九重華選魁多士千古清風啓後人以風勵後進宏治己酉西門火延燎及坊市人譁曰燒卻假狀元出眞狀元矣明年錢福果以會元魁天

下郭志

景泰中有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者頗自矜炫後因歸省東海先生作文贈之其略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鄙人榮之沂公王曾及第歸青州郡守軍帥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入謁不敢當禮論士者不必究其始終於一端窺之亦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爲以誇耀市井吾嘗竊嘆之今君賜告歸省吾雲間之仕於朝者道衣錦之榮備矣予妄以沂公之事望之亦挽流俗之一機也前輩直諒之風猶可想見淞故述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題仁以為己任次必得其名二句司禮巨璫持主考甚急宣言於朝曰仁以為己任下不知是何語徐文貞曰卽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松事叢說

潘恭定公八袠同年嘉興吳公默泉華亭徐文貞公年俱望八相約往賀不欲入城恭定乃卽西門外建堂三楹款之顏曰三壽五茸志逸

萬歷中唐文恪董文敏徐文定張瀛海以誠黃轂城體仁以名宿不利場屋入北雍得雋文恪以范太學允觀助貲文敏則范太學爾孚轂城則許仰亭邑侯及學博鄒君當道憐才與友朋厚誼令人慨想郭志

萬歷丙戌唐文恪大魁天下而青浦顧振宇鳳翔登武進士榜第一有司欲建文武狀元坊文恪公辭之是歲杜孺懷時騰以石埭掌敎與子宗彝孫士全同試禮闈郭志

萬歷丁酉上海徐文定領解順天青浦呂克孝領解南畿甲辰進士入翰林者文定與張侗初鼐姚岱芝士愼共三人皆盛事也

徐文貞公年二十一嘉靖癸未探花及第壽八十一及見後癸未進士陸文定公嘉靖辛丑會元壽九十七及見後辛丑進士姚方伯永濟萬歷戊戌登第壽九十八亦及見順治戊戌進士峯泖識秀編

舊入學之額每邑凡數十人微幸者多故歲試劣等其數與優等相去不遠

國初猶仍其舊自逋糧與獄庠序一空後府學定以二十名大縣十五名中縣十二名進者既希黜者亦少康熙十三年三藩叛亂軍需孔亟始有捐納之例然所行僅兩歲一科旋以蕩平停止甲子後

聖駕南巡見弦誦者多

諭增入學之額浙江會議府學及大縣各增五名中學各增四名著爲令於是宮牆之內彬彬乎復舊觀矣見聞龐記

國初上海潘彩黼字雒符以明經任寶應教諭以逋糧案

被黜歲戊午復以長篇首名入學年巳七十餘後累試前列志不少衰每袖一編循行阡陌倦即於澤畔少憩出其文讀之一日偶過某人齋某素不相識然耳其名因烹佳茗飲之日將暮家人迹至促之歸則應曰此地儘佳何爲復他適其忘機如此後海寧許時庵文宗歲試憫其老也爲作獎語給以衣頂雅非其意又六七年始卒見聞龐記

湯西崖右曾有酬潘廣文匡主見貽四首大雅委荊榛斯人久寥落吾生苦不早心迹長寂寞窮年抱遺經微尚夙有託誰能導其源浩浩觀海若海上有君子身老道

益尊讀書七十年細大悉討論檀弓言物始讀學百不存歎息耳食子焉能窺籬藩忠義在天下皎若行白日卓哉三四公廣文昔與幾社陳夏及吾鄉陸陳諸公游事載史臣筆君今老書生奮袖談一一行成稗官錄用以補闕遺我昔游吳中竊窺一語妙廣文以事落職今復為諸生今茲淮南路半面接言笑晚將零落意託契到年少張裂彼何人往事重憑弔

懷清堂集

王文恭公康熙癸卯領鄉薦至雍正癸卯松郡計偕入京時文恭公在政府邀集為同鄉會讌飲極洽都人稱為盛事金山志

康熙中王九齡爲禮部左侍郎兄項齡爲禮部右侍郎一
日
上問兩人孰爲兄弟具以實對
上曰兄弟不宜失序
御筆改項齡爲左侍郎作詩紀
恩云忝佐秩宗方八月新綸轉左出黃扉朝廷異數誠優
渥兄弟同官事更稀拜命隨肩依雁序坐衙聯袂似鶺
飛遭逢何幸傳佳話但愧才庸報答微方景文隨筆記
松江丙午孝廉金維寧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尚未明於
明遠樓下遇沈繹堂先生問何以在此繹堂曰吾以生

平無過上帝命我爲文昌祿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庵先生夢見繹堂明日得其子宗敬卷遂中式述異記

康熙丙午我鄉南北榜各雋一人初有一錢一斤之謠後乃知錢爲葆馚金爲德藩也閱百二十年乾隆丙午又僅中張子白一人抑何巧合若此薇芳齋詩話

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開鴻詞科屆甲中祖孫應此選者惟我郡王文恭公與其孫太守祖庚不中竹垞翁與其孫稻孫而已初文恭有接葉亭大宅堂額錫壽在爛麪衚衕祖庚於癸未時恢復此宅宴同徵七人則劉相國

穊庵王廷尉晉川申光祿挑珊陳銀臺句山曹參議地山錢宮庶擰石楊宮允屺山也劉相國詩云人間盛事傳衣鉢天上榮光燭斗台漱芳齋詩話

松江府卷八十二終